

世界戲劇名著

少奶奶的扇子

王爾德著
張由紀譯



啟明書局印行

少奶奶的扇子

Lady Windemere's Fan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初版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三版

內政部註冊執照警字第七九二七號

版權所有

不准翻印

六 角

原 價

原 著 者

O. Wilde:

譯 述 者

張 由 紀

發 行 者

朱 炎

啓明書局代表人

發 行 所

啓 明 書 局

上海福州路四百號

經 售 處

全國各大書局

本書編號 261

795069

62点

032

7

8



RW 655/07

前 言

錢公俠
謝炳文

今年該是話劇年了吧。

好些人都是這麼說，想來也並不是憑空武斷的。從去年年底以來，話劇運動開始發軔到一個新的階段，戲劇工作新的集團一天多似一天，尤其因為賽金花、雷雨等，搬上了上海著名的幾家大戲院的舞臺，於是這一運動在市民羣衆中也得到了熱烈的反響。

無疑的，話劇運動在今年還要更廣泛的發展下去。這是有着客觀的社會底因素的。第一，隨着民族危機的日益深刻化，國防文學運動必需利用戲劇這一武器來發揮宣傳，鼓動，與組織的作用，而取得最直接的效果；第二，話劇的重要性，已經不僅爲少數愛好文藝者所理解，現在連官廳與教育機關也在設法利用戲劇了；第三，近年劇作家的努力，有了很大收穫作品的水準也相當提高了，當然這是跟國產電影的發展，有着密切聯繫的。

啓明爲着適應社會的需要，在這一戲劇運動中也想來湊湊熱鬧，於是乎就決定刊印一套世

界戲劇名著，並且委託我們主編發刊的動機，原是很簡單的。

現在，我們已經印就的，有高爾基的深淵，尤果理的巡按，霍普特曼的沉鐘，易卜生的挪拉，羅曼羅蘭的愛與死之角，逐，奧尼爾的月明之夜，斯特林堡的父親，蕭伯納的人與超人，高爾斯華綏的爭霸王，爾德的沙樂美及少奶奶的扇子。以後還打算陸續增加，因此，現在不能確定多少種數。

我們相信這些劇本，都是世界早有定評的最優秀的巨著。其中有些已經有過中譯本，有的是沒有過的。但我們一律都加以細心的校閱，譯者也都是竭盡了心力幹的。這兩點我們覺得可以聊爲自慰。祇是在印刷與裝釘方面，我們感到很大的缺憾；然而這是爲着經濟的限制，而且爲求普及化與大衆化，暫時也還無可奈何的。

最後，對於這一叢書的發刊，我們不想有什麼奢望，但願它在目前的戲劇運動中，能够作爲一種泰山之石，供給戲劇工作者當作小小的參考，那就心滿意足了。

小引

王爾德(O. Wilde, 1856 - 1900) 是愛爾蘭的詩人，他的家庭，是非常富裕的。父親是有攷古癖的男子，母親是一位喜歡文藝的太太。王氏在小時候，便深受他那雙親的感染。他入學讀書，卓越的天才，開始表演出來，他所作的詩歌，已經有唯美派的色彩。離開學校後，和當代的文藝家往還，卓然自成一派，就是唯美派。他們那一羣人，鬧戀愛是家常便飯，酒必得喝頂濃烈的，衣服要穿得新奇和絢爛，所作的文章，要用字警奇，句子華美。王氏自己是唯美派的領袖。也以他的影響和成績爲最大。王氏後來因爲同性戀愛事件，被捕下獄兩年。作獄中記，出獄後遠赴法國北海岸，寄身於一家酒店的樓上，於潦倒中終其一生。他著名的作品：小說有杜蓮，葛雷的畫像。童話有安樂王子，劇本有少奶奶的扇子和莎樂美等，都是很有名的，可以代表作者特殊的風格；尤其是本書，是近代劇場最常表演的戲，也是世界各地讀者手中最常看見的劇本。

人物

伍老爺（即伍特美老爺）

杜老爺（即杜靈頓老爺）

陸老爺（即與古斯陸頓老爺）

鄧先生（即鄧貝先生）

葛先生（即西薛爾葛漢先生）

何先生（即何判先生）

卜克（總管）

伍太太（即馬嘉瑞，乃伍特美之夫人）

貝太太（即貝活厚夫人）

賈小姐（即愛加色賈麗兒小姐，即貝太太的女兒）

溥太太（即溥雷達爾夫人）

史太太（即史塔菲夫人）

仇太太（即仇佈驚夫人）

高夫人（即高潑高沛夫人）

韓夫人（即韓林夫人）

魯色麗（婢女）

佈景

第一幕 伍老爺家的早憩室。

第二幕 伍老爺家的會客室。

第三幕 杜老爺家的房室。

第四幕 與第一幕同。

時間——現在。

地點——倫敦。

全劇的動作自某一個星期二的下午五點鐘起，至翌日下午一點半鐘為止。在二十四小時以內，即行告竣。

第一幕

佈景——在卡爾登大廈里伍老爺家的早膳室。中室的中央與右面有門通達。右首一面，設有書櫥與報張。左首一面，設有沙發與小茶几。窗子是向左首的平臺上開着。右端，又設有桌子一張。

伍太太坐在右面的一張桌子旁，她正在理整一只藍盆中的許多玫瑰花朵。

（卜克進。）

卜克 太太，你今天下午見客嗎？

伍太太 見的——誰來拜見了呀？

卜克 太太，杜老爺來了。

伍太太（猶豫了一回。）請他進來吧——什麼人我都要見的。

卜克 太太，遵命。（從中間的門出去。）

伍太太 今天晚前能够和他見一回面，那是再好沒

有的了。我真歡迎他，大駕前來呢。

（卜克從中間的門內進。）

卜克 杜老爺。

（杜老爺從中間的門進。卜克出。）

杜老爺 伍太太，玉體安好呀？

伍太太 貴體也好啊，杜老爺唔，恕我不能和你握手了。我的手都給那些玫瑰花兒弄濕了。那些花兒可愛嗎？牠們是在今天早晨才從雪兒白送來的。

杜老爺 花兒真好呀（他瞧見了桌子上放着的一把扇子。）一把怪好的扇子呀！許我看一下嗎？

伍太太 看罷。牠是不是好看嗎？扇子上面已經寫了我的名字呢，一切都有了。我自己也剛才才看見的。牠是我丈夫送給我作爲壽禮的。你曉得嗎？今天是我的生日呀？

杜老爺 不是罷，當真嗎？

伍太太 真的，今天就是我滿歲的一天呀！那不是麼，今天就是我最生命過程中最重要的一天呀？今天晚

上所以我要宴客呢。請坐吧。（依然整理花朵。）

杜老爺（就坐。）伍太太，今天就是你的壽辰，可是我一些兒也不曉得呢，如果預先曉得了，那末我便要在府上大門的路上鋪滿了鮮花，讓你在花兒走了。花兒本是爲着你才開的呀。（停留片刻。）

伍太太 杜老爺，昨天晚上，你在外交部够我麻煩呀。我怕你又來麻煩我了。

杜老爺 伍太太，我嗎？

（卜克同一個用人，拿着茶盤和茶具從中進。）

伍太太 卜克，把牠放在那兒吧。就這樣得啦。（伍太太用手絹擦過了手，便走到左首的茶几旁，坐下。）

杜老爺，請你坐過來。（卜克從中門出。）

杜老爺（拿了椅子，走過左首與中間。）伍太太，我覺得難過得很，昨晚我到底做了些什麼，一定要請你告訴我。（在左端的茶几旁坐下。）

伍太太 得啦，昨天一個整晚，你只是無休無歇地纏着我，恭維我。

杜老爺（含笑。）啊，現在我們都是窮得如此，那末唯一的開心事，只有說些恭維話了。我們也只有恭維話可以說一些呢。

伍太太（搖搖頭。）嘿，我正是規規矩矩地講着啊。你不要笑，我是很鄭重的。我不喜歡聽恭維話，我真不明白，一個男人爲什麼想到了一大堆莫明其妙的話，就要向女子說，向女子討好。

杜老爺 啊，但是我說的話都是的確的呀。（接着伍太太遞給他吃的茶。）

伍太太（很莊重似的。）我不希望如此。杜老爺，我不願意和你拌嘴，你是知道的我並不討厭你啊。但是，如果我以爲你和一般俗子一樣的話，那我就覺得討厭了。信了我吧，你確比一般曠夫俗子好，然而我有的時候，便以爲你故意假裝得壞一些啊。

杜老爺 伍太太，我們都有些小小的虛榮啊。

伍太太 你爲什麼偏在那上頭特別有虛榮呢？（依舊坐在茶几旁。）

杜老爺（依舊坐在左首與中間。）喔，現在許多許多擺架子的人，都在社會上混充好人，所以我認

爲假裝壞人的性情，倒還顯得更加謙恭可愛一點。進一步的說，如果你混充好人，世人就要對你很鄭重其事。如果假裝壞人，他們到不見得如此呢，這種情形，那不是樂觀主義中怪誕的事呀。

伍太太 杜老爺這樣說來，那你不是就要世人對你莊重嗎？

杜老爺 不要，不要，世人如此。誰是要世人對他莊重呢？所能臆想到的，只是世上的一般傻子，上自高僧下至蠢物呀。伍太太，或許我願「你」對我當真，我喜歡你或許要比不論那一個人都利害。

伍太太 爲什麼——爲什麼我？

杜老爺 （略一躊躇。）因爲我想着，我們也許會做好朋友。現在我們就做好朋友罷。說不定你將來用得著一個朋友呀。

伍太太 爲什麼你說那種話呢？

杜老爺 喔，在相當的時候我們都用得著朋友呀。

伍太太 杜老爺，我覺得我們已經是很好的朋友了，我們的友誼可以這樣長長地保持下去，只要你不

杜老爺 不什麼？

伍太太 不要對我說荒唐無聊的話，因此傷了友誼。得啦，你認爲我是有些像個清教徒嗎？不錯，我是受着那種教育才長大的。清教徒是我喜歡的。我在小孩子的時候，我的母親就去世了。我老跟著居麗野太太過日子，你可知道，她是我的大姑母呀。她對待我很嚴厲的，但是她卻把世人漸忘的是非黑白教訓着我呢。「她」是卻不承認什麼妥協的辦法的。「我」呢也一些兒不承認呀。

杜老爺 乖乖，我的伍太太呀！

伍太太 （向後依在沙發上。）你看，我時代的落伍者——不錯，我正是在這樣一個時代中，與牠共流合污，我真覺得可惜呀。

杜老爺 你以爲這個時代糟糕嗎？

伍太太 是的。現在的人，卻把人生看作一樁投機事業。人生並不是一樁投機事業呀。人生卻是一樁神聖典禮。人生的真理只是「愛情」。人生的清靜只是犧牲。

杜老爺 （含笑。）喔，還有什麼事，再比犧牲好呢！

伍太太

（向前靠着。）不要這麼說吧。

杜老爺

我是這麼說的。我覺得了——我知道了。

（卜克從中央進。）

卜克

太太，下人們要請示，今天晚上，平臺上要不要鋪了地毯過夜？

伍太太

杜老爺，你看今天不至於下雨罷？

杜老爺

在你的壽辰，我不願意聽見下雨。

伍太太

卜克，叫他們立刻就鋪罷。（卜克從中央出。）

杜老爺

（依然坐著。）那末，你以為——當然，我不

過是做一個理想上的警方罷了——你想到麼，倘然有一對少年夫妻，就說他們結婚了兩年罷，如果她的丈夫忽然跟了一個——唔，跟了一個品格很不明的女人，軋成了一個密切的朋友，他還常常去拜訪女友，去陪女友吃飯，並且說不定還替她會東——你覺得他的妻子，就不應該想法安慰安慰她自己嗎？

伍太太

（皺眉。）安慰安慰她自己嗎？

杜老爺

正是，我覺得，她是應該的——我覺得，她是

有這種權利的。

伍太太

因為丈夫墮落了——妻子也應該墮落嗎？

杜老爺

伍太太，墮落是個醜的字眼呀。

伍太太

杜老爺，那是一件怪可怕的事呀。

杜老爺

你可知道麼？在這世界上的好人害處真

是大得很呢。這般人最大的害處，一定就是把壞事看得特別重呀。其實硬把世上的人分成好壞，簡直是荒謬絕倫。「人」是分兩方面的，不是教人喜歡，就是教人討厭。我是偏向那討人喜歡的一方面的。你呢，伍太太，不免要屬於這一方面了。

伍太太

喂，杜老爺。（她站了起來，向右走去，經過他面前。）你坐著別動，我只是去把花整理完了就來。

（走到右桌旁邊。）

杜老爺

（站了起來把椅子移動一下。）伍太太，我

到要說了，我覺得你對於現代的生活很努力呀。當然囉，我以為現代生活，很有許多不滿人意的地方。警方說罷，現在大多數的婦女，都是拜金主義，把錢看得太重呀。

伍太太

不要講這班人了。

杜老爺 罷了，我把愛錢的人，攔在一旁了，不去講他們，他們當然可怕，那麼我要問你，你當真覺得女人犯了世人所謂過失的事情，就永遠不應該饒恕嗎？

伍太太 （站在桌旁。）我覺得，她們決計不應該饒恕的。

杜老爺 那末一般男子呢？你覺得對待一般男人，也應該引用對待女人一樣的法律嗎？

伍太太 那是當然了呀！

杜老爺 我覺得人生是太複雜了，嚴峻的法律，不見得就可以把複雜的人生解決得了的。

伍太太 假使我們有了這些嚴峻的法律，人生或許倒可以簡單多了。

杜老爺 你承認沒有例外的事情嗎？

伍太太 我認爲沒有例外。

杜老爺 啊，你是好一個迷人的清教徒，伍太太！

伍太太 杜老爺，你引用的那個形容詞卻是不需要呀。

杜老爺 我不能忍住不說呀。我什麼事我都能抵抗，除非引誘。

伍太太 你也學着麼登裝着無用。

杜老爺 （看好了她。）伍太太，不過是裝裝罷了。

（卜克從中央進。）

卜克 貝太太，賈小姐。

（貝太太，與賈小姐從中央進。卜克從中間出。）

貝太太 （從中間走下來，握手。）親愛的馬嘉瑞，我見了你真高興。你還記得賈小姐麼？（向中央之左端穿行。）杜老爺，你近來好啊！我不願意你認識我女兒，你太壞了。

杜老爺 貝太太，不要那麼說了，說到壞的一層，我簡直一點兒都沒有做到過。因此，好許多人都說我一身一世，從來沒有真正幹過一些什麼錯事。當然囉，他們祇是背着我背的時候才這麼說的呀。

貝太太 你看他壞得可怖嗎？賈小姐，這位便是杜老爺呀，我提醒你，他說的話，一個字都不可相信。（杜老爺向中間的右端穿行。）不，不喝茶，謝謝你。（走

了過去，坐在沙發上。）我們剛在馬克菲家裏喝過茶。也是這樣壞的茶，簡直喝不上口。可是我一點都不以為奇。那是她姑爺送的，親愛的馬嘉瑞。賈小姐，望你今天晚上舉行跳舞會呀，她眼睛也望穿了。

伍太太（坐在中間的左端。）喔，你不要以為今天晚上將有什麼跳舞會呀，貝太太。今晚的跳舞會，不過是一種藉以紀念我的生日，湊個熱鬧罷了。人數也不多，時候也太早呢。

杜老爺（站在中央的左端。）貝太太，人數很少，時候很早，並且客人亦很高尚齊整呢。

貝太太（坐在左端的沙發上。）今晚的賓客，當然是高尚齊整的，那亦何消說得呢。馬嘉瑞小姐，但是我們曉得貴府的「那個」呀，在倫敦的少數公館裏，卻要算府上才是一處配我帶領賈小姐的地方。府上也就是我可以担保貝太太非常安全的地方。我不知道現在的交際社會要鬧到什麼地步。那些荒唐可怕的人物似乎什麼地方都到的。當然他們也會到我們的團體中來的——如果你不請他們那些男人們便要大發雷霆的了。實在說，這種風氣應

該有人出來，整頓一下子才對。
伍太太 貝太太，「我」願意，我願意不讓隨便那一個打光棍的人到我家裏來。

杜老爺（在中間的右端。）喔，不要那麼說，伍太太，我決計不能夠來了（坐下）。

貝太太 喔，男人是不要緊的女人，那就不同了。我們是規矩人。我們幾個人中間，至少也有幾個好人呀。但是現在我們簡直卻給人家排擠到犄角裏去了。倘使我們不去常常和丈夫鬧一陣，去提醒他們說是我們絕對有合法的權利的話，他們簡直會把我們的地位，整個兒忘到九霄雲裏去了。

杜老爺 貝太太，講到婚姻的頑意兒，牠卻是一件古怪的事了。——說起這個頑意兒，現在卻漸漸地老式了，不時行了——妻子們拿了一手的好牌，可是爲了偷機，總是變化不測地輸掉的。

貝太太 好牌偷機麼，杜老爺，那就是丈夫麼？

杜老爺 這樣巧妙的名字，很配得賈登丈夫呀。

貝太太 哎，杜老爺，你這人真壞透啦！

伍太太 杜老爺真無聊。

杜老爺 噯，伍太太，不要那麼說。

伍太太 既然如此，你爲什麼把人生「說」得這麼無聊呢？

杜老爺 因爲我覺得人生的一件事是講得太嚴重，太重要了。（從中間向上走。）

貝太太 他說的話有什麼用意呀？杜老爺，我自覺腦筋不靈敏，請把你所說的話，到底是什麼意思，請你解釋一下吧。

杜老爺 （下來走到桌子後面。）貝太太，我想以爲還是不必解釋的好。近來，機警靈敏的人，就要給人家看得出來，再會吧！（他和貝太太握手。）那麼（走上去。）伍太太，再見罷。今天晚上，我可以來嗎？還是不可以來呀？許我來罷。

伍太太 （她和杜老爺一同站了起來。）當然可以來的呀。但是，你不好和人家糊說八道。

杜老爺 （含笑。）啊，你只是在那裏教訓起我來了。伍太太，教訓人，可是一樁危險的事情啊。（鞠躬，從中央出。）

貝太太 （已經站了起來，走到中央。）好一個可愛

的壞東西！我很喜歡他。我心裏真開心，因爲他走了呀，你的相貌打扮得真可愛，你的衣服，那兒做的？馬嘉瑞，現在我要告訴你，我多麼替你難受。（走到沙發前，偕伍太太一同坐下。）賈麗兒，我的好寶貝呀！

賈小姐 是媽媽。（站了起來。）

貝太太 你要不要走過去看看那個照片本子？我已經見過了。

賈小姐 是媽媽。（走到左桌旁邊。）

貝太太 好女兒呀！她頂愛看瑞士的照片。這種真高尚純潔的嗜好，不過我實在替你難受，馬嘉瑞。

伍太太 （含笑。）爲什麼呢？貝太太！

貝太太 喔，爲了那個可怕而潑辣的女人。她又穿了那麼好的衣服，那不是很糟糕麼？這顯然裝出了一個壞的榜樣。陸老爺我那不掙氣的兄弟，你是曉得的——我們整個的難關——陸老爺爲了她着迷了。這是極丟臉的事情，因爲她在交際場中，簡直是一個不齒的女人。女人們過去的歷史總有的囉，不過人家告訴我她至少有一打，並且是娘來娘好，爺來爺好明。

伍太太 你說的是誰呢？貝太太

貝太太 我說的是韓太太呀。

伍太太 韓太太麼？我從來沒有聽見過這個人，貝太太。她與我有什麼相干呢？

貝太太 我可憐的孩子呀！寶貝的賈小姐，

賈小姐 是媽媽。

貝太太 走到平臺外頭去看看太陽下山吧，你去不去呢？

賈小姐 是，媽媽。（從左窗出去。）

貝太太 好女兒呀！你這麼專心一致的在看太陽下山呀！這顯得多麼風雅，對不對？說來說去，什麼東西都比不上天然風景，是不是？

伍太太 貝太太，但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你為什麼要把這個人對我講起呢？

貝太太 你當真不知道嗎？老實告訴你，我們都爲了這件事情怪難過的。只不過是昨天晚上吧，大家在范太太家裏還說着，倫敦那麼許多男人中間，獨有伍特美竟會幹出這種事來，真是出人意料之外了。伍太太 我的丈夫——「他」和那種女人又有什

麼關係呢？

貝太太 啊，可不是嗎？說的就是關於這一點呀。他老是不間斷地去看她，一去就得好幾點鐘，他在那兒的時候，誰去見她都一概不見。要知道她並沒有許多太太們小姐們去拜望她呀，可是她的許多男朋友有些不體面呀的——尤其是我的兄弟，剛才我告訴過你了——大家替伍特美著急的就爲這個。我們一向把「他」當作一個模範丈夫的，但是這件事，我到有些害怕是千萬萬確的了。我的姪女們——就是賽微兒那些女孩子，你認識嗎？——她們真是家庭中的好孩子——長得卻平常，平常極了，可是爲人卻好極了——她們常常依在窗口做些細活，並且替窮人做些粗醜的東西，送給他們，我認爲這些東西，在如今可怕的社會主義時代下，到是對窮人很有用處的，這個不要臉的女人在寇雄街租定了一所房子，恰巧朝對著她們——並且也朝對着這麼一條高尚的街道。我不知道，現在的世界要鬧到什麼地步了！她們並且告訴我，伍特美一星期中，到要去四五次——她們都是親眼看見他

的。她們是忍不住了——雖然她們從來不說人家的壞話，她們——唔，當然囉——她們是逢人便告的呀。有人告訴我，頂糟的一件事，便是這個女人已經從某某等手裏弄到了一大筆錢，因為她在六個月以前，剛剛到倫敦來的時候，她似乎什麼東西都沒有，現在居然在美否地方，有了這所講究房子，她每天下午，還騎着小馬，去逛公園，所以一切的一切，都在她認識了可惜的伍特美之後呀。

伍太太 喔，我不相信這些話！

貝太太 但是，那是的確的。住在倫敦的人，那個不知，那個不曉。所以我還是來告訴你的好，並且我以為頂好要勸你立刻把伍特美帶到洪堡去，或是埃克司去，這樣，他才可以在那兒有些消遣的事情。一方面，你亦可以整天地在那兒看守著他。我老實告訴你罷，我初嫁時候，我有幾次假裝著生病，硬著頭皮喝了許多怪難上口的礦泉，只無非是要貝活厚離開倫敦。他的心絕對疑活得很。雖然，我說著，他從沒有把大宗的金錢送過什麼人。他對於那種事情的宗旨高得很。

伍太太（插嘴。）貝太太，貝太太，這是不可能的事呀！（站了起來，穿過中央。）我們結了婚才不過兩年。我們的孩子才六個月大。（在左右邊的椅子裏坐下。）

貝太太 啊，可愛的小寶寶呀！那小寶貝好嗎？是個男寶寶呢還是個女寶寶呢？我希望是個女的，啊，不對，我記得是個男的，可惜得很。男孩子都是壞東西。我的兒子荒唐極了。你真不會相信，他什麼時候才得回家。他離開了牛津大學沒有幾個月——我真不知道，他們在那裏，教他們些什麼。

伍太太 「一切」的男人「都」是壞的嗎？

貝太太 喔，都是壞的，都是壞的，簡絕沒有一個好的。他們也決不會變好。男人年紀雖會變老，可是決計不會變好的。

伍太太 我和伍特美的結合，完全是築建在愛情上面的呀。

貝太太 不錯，起初，我們也是這樣的。只是爲了貝活厚，老是窮凶極惡的無休無歇的把自殺的話，來嚇唬我，所以我才答應他的，不料一年還沒有滿，凡是